

卷

書

傳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五九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五九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1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53)

陸象山先生全集敘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遺心惟微惟精惟一尤執厥
中此心學之源也中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
惟務求仁盡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
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善使之求諸其
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
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闡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繙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
功和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
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
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
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
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字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
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
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無平若不違於二字而
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
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
者以其書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
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
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
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則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
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蓄閒
而是已見故勝心蓄留之爲患實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
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推讓先生之文者曷求諸心而無以蓄留
己見失著則標榜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山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
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山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達明又久而大
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矣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
不愛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
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
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
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跋望聖賢若干萬里之隔今乃
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
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心又下而開曉黎庶及
其他雜論著述皆此心也需擇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
遇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學識先生於行都親博
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委裹清明神采照映得
諸觀感鄙吝已消殆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歎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
精神猶在教而觀之心形俱廟若觀炎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缺略先生之子
持之伯儼夏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遠廣書滿天下而精神
亦無不徧吉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
表歟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肄學於黃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
生云
宋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陸象山先生全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謂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篤而先篤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曰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舜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諱諱為學者胡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聞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

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書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叶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帙所錄不無淺深之異此篇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復嘗錄板貴溪象山書院主治癸丑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文集於青田書院樂願攜至京師請識其成於乎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實知愚不肖無豈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盡以是豈不至簡易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懷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於乎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言也

大元至治甲寅歲春三月咸邱後學吳澄敬撰

重修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虞廷以十六字之心法衍道統而理學乃傳承於後代理學者道統所由寄也。粵自孔孟既沒微言歇絕諸子百家之說紛紛競繆或擇焉而不精或悟焉而不詳遺其所遺而非聖人之道迨濂溪周子出考遺經而得不傳之緒於以上承先哲下開來學嗣是二程張朱相繼而起淵源授受表章六經而聖道粲然復明。金谿陸象山先生與朱子同時異壤一則主席鹿洞一則講學鵝湖當世並稱朱陸觀其垂訓立教易從大抵欲人求放心以復其本然之體雖與朱子宗主不同往反舞論而其躬行實踐期無愧於聖賢之道者則無不同也。故考陸者必摹朱考朱者不廢陸陸集出自門人自宋迄今頗多散失臨川李穆堂先生業解隱於其家得王文成公校本若干卷爲之評點並詳註門人姓字里居至是已百有餘年矣未經刊布庚辰秋先生之嗣孫邦瑞將攜其稿入都門復而輯之因予門下士坯生之旭請予爲序予惟陸子生當宋代理學名儒森然林立而先生奮起草茅天資學力超然物表闡性命之微窮天人之蘊奧濂洛關閩並垂不朽雖一時未盡其用而後世得以存其說今讀其文凡斯道之循環往復聖學之成始成終胥于是乎在將所謂奮乎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先生有焉子固喜邦瑞之能承先志而又冀乎讀先生之書者之當窺其致力之所存而不徒以尊德性爲見心之地也已

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山陽後學瑟菴汪廷珍書於都門邸舍

文安公遺像



王大有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秉所迷學同顥氏好功與孟軻齊獻心彌切
著進政可稽儒官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袁葉齋書作先生贊云卽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爐煙昭揭神
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拯作先生贊云辭更錄真會當一正刻百寮儒藥子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
會一洗佛老的傳邪孟

陸東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禮

與趙監

與鄧文範

與姪孫澤

與李省幹

與朱元晦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與吳顯仲

卷之三

書

與董伯虞

與劉深父

與張輔之

與曹挺之

與曹立之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占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

與王德修

與劉淳叟

與趙宰

與胡達材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曾毅之

與符舜功

與符復仲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父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

與趙子直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與傅子淵

與傅聖謨

與包詳道

與包顥道

與包敏道

與吳伯顯

與吳仲詩

與吳叔有

與張子堅

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與彭子壽

與邵中孚

與胥必先

與張季忠

與吳仲良

與朱元晦

與詹子南

與包顥道

與周元忠

與蘇宰

與程師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濬

與陳教授二

與趙推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錢伯同二

與楊守三

與黃監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二

與羅仲霆

與張季海二

與張元鼎

與黃康年

與胡無相

與朱益叔

與路彥彬

與涂任伯

與董元錫

與倪濟甫

與黃彥文

與劉志甫

與邵叔贊

與江德功

與曾宅之

與周元忠

與詹子南二

與吳灝仲

與唐子南二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遠三

與吳子調八

與傅季魯

與陳宰二

卷之十二

書

與王順伯二

與趙景略

與尤廷之

與豐宅之

卷之十三

書

與趙然道四

與趙詠道四

與陳正己二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姚善翁七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二

與劉伯鳴二

與黃循中二

卷之十四

書

與郭邦達

與郭邦瑞

與李信仲

與潘文叔

與朱子淵三

與薛象先

與羅春伯

與鄭溥之

與湯傳之

與朱元晦一

卷之十五

書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二

與嚴泰伯三

與傅子淵

與羅章夫

與廖幼卿

與傅齊賢

與胥必先三

與秦公辨

與張德清

與高應朝

與姪孫澤四

象山全集 目錄

八

荆門軍皇極詩稿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四

雜著

誌銘

策問十六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詩

黃夫人墓誌銘

楊平章墓誌銘

少時作

萬致政墓誌銘

吳伯頤墓誌銘

羅六言

陸修職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子規六言

黃公墓誌銘

曉春出箭溪二首

鶯

黃公墓誌銘

聞鶯

贈化主

黃公墓誌銘

蝶

鵝湖和教授兄韻

黃公墓誌銘

捲石子重

挽張正應

黃公墓誌銘

和黃司業喜雪

游湖分韻得西字

黃公墓誌銘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歸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

黃公墓誌銘

三首

送勾熙載赴浙西監

黃公墓誌銘

題慧照寺

贈靈梅王文顯

黃公墓誌銘

簡朱幹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黃公墓誌銘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黃公墓誌銘

程文

祭呂伯恭文

黃公墓誌銘

代教授祭神文

石潭祈雨文

黃公墓誌銘

荆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

黃公墓誌銘

東山祈雨文

東山刑鵠稿兩文

黃公墓誌銘

上東龍潭取水稿兩文

卷之二十七

黃公墓誌銘

行狀

行狀

黃公墓誌銘

德仁功利省試

黃公墓誌銘

漢文武之治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恥

二
恩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九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名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讀書何始於漢

策

卷之三十三

文安公議

孔傳撰

覆註

丁達祖撰

卷之三十五

語錄

蒙山先生行狀

楊衡述

卷之三十四

語錄

徐階著

卷之三十六

年譜

附學則辨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楚辭後學周鍊齡重校

書

與邵叔龍

前日續聞者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寒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尤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盡益著益察日躋於紀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授我也恩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遠日休心勞日拙德爲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莫能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脩己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

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疏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結得失則當單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盡情之於既士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棄所蓄積又安敢茲顏子哉曾之於顏讓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遭夫婦之怨不可以與勿能行磨周之時衡撓壞之民中林施重之夫亦帶莞丈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焉堯舜病其自舉自棄則爲之被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欺者也謂其君不能者惑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復之初也飼達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端利欲日熾尤覺不作民心橫奔舛文裏垢穢相熒惑往聖詔言徒爲蕪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憇憇也揚其闕取非其取而取心亡矣今聞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德

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缺助威權私其網愈是其真持誠篤至理杆括至吉
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弄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
後乃大人之微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舉力求多於末論滯皆盈酒可立待
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取一物之
不知者亦取非其取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
知也復之不能審於八音變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
而多能然豫不如老農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謗助之益
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虞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
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增輝熙之際尙可考也學未知至
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類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
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諱祖道慶陵人諱事文安公

靈叢訪遠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陪別有來歲相遇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閉齋于懷之之計以歸內外撫

泉林水也

精於醫之復朴者以本草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石牕多置仙佛珠方
噴玉湧雪處度年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過無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贊美應酬殊
不少暇顧復勤既而業繼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
感价致重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
稽留感价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某之說又自根據反覆
此則是足下病疑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古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
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譯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繩之
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而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詳質稽考幸
有據依若以此爲辨則有矣庶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
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闇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莫猶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鑒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繫辭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感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曉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繁囉窮年卒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給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无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无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惑者也謂其君不能者惑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求而遂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東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鑑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謂先君之言也。夫子所謂「知我者其誰也？」蓋可以下至謂無已能，而後從謂陳達觀，自古人民之小人矣。

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實質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卽其事實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曰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旣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具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者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井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圍城繫之中見先生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學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尙得爲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説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遭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思乃是精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汲汲引之勞而盈洞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鑿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音者矣嘗官日嚴氏數大德又言文王之微忘又曰因不

子而謂之二
事而謂之三
者乃謂其
事欲脫離

克敵與詩敵天之渝又言敵之敵之又言聖敵日躋論語言敵事而信又言
脩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
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首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
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
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
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詡則有省發之理若只
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
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
不能聚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頻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
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大時號龜谷五舉先生玄子也季隨之子係文安公婿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過往丙午之夏吳山席舍相從越月以
識面爲喜以款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
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
誦習傳除儲密積慮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轍愈
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慶燕賈謀遠近計枉直於其間
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
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
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
書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貳可慨嘆足下獨
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
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
此雖稱若知遇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違人自遠之耳人
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

子之志
無能免正
是其兒已
處此急惟
其知之如
故其論如

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聖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隔離而不自
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數氣質之美而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
自知非儒偶輪語所載蹠蹠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間當在問仁之
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
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怠慢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
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
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
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矯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
達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
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
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顙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
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光及其
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未能自克而不以目疑方
過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繼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過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
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
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
讀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
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
理

與趙監謀汝謙

垂論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
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
之非由外鑽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
則蔽於貪財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姓曰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蔽道在遁而求之遁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意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失然後為得哉鄧悉於此深知端緒非與進而圖之

二

社會自元晦建講幾年在此矣有司不復措之輔慶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勑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者數者累日遠歸入廣殿御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棟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請公移之至讀得布裏道外無事事外無遺向嘗以督學賢不會過不及之說布復懶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戰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亮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子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炳然此理炳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國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西丈而冗擾未能就此慮其區區

尊意以爲何如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鄧文範字東陽嘉州人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文安公學

昨曉得愈臺書頤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尋此意極佳但罷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業追親師求友之心不會飢渴豈虛也哉是必易寶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蒸翹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歸猶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卽有定輪靜安處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

之
心
如
此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烏

豈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行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惑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貪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斤斤深淺不同其爲蔽理漏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漏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漏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廩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奉曉當一

行也

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晝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歛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歛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住持如繪吾家而入吾門矣聞朕試一中亦爲文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

哲官宋朝
官以俟老

與姪孫睿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頗別辭理明暢甚爲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懦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揚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廢棄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後既滿無以爲禮諸生始聚禮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翁勒翠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去送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責渠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爲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願其志哉備